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先進篇〉第二十一章。

【季子然問。仲由。冉求可謂大臣與。子曰。吾以子為異之問。曾由與求之問。所謂大臣者。以道事君。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。可謂具臣矣。曰。然則從之者與。子曰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。】

「魯君不做主，什麼人做主？是老一輩的兄弟，魯君原來有三支，後來分開了，名為三家，權力完全都在三家手裡，魯侯只是個空名。此時的周天子，天子有諸侯，同姓一半，不同姓一半，原來定都在長安，後來東遷洛陽，為東周，也是空殼，周天子一點也做不了主。」

「你們不論學什麼學問，歷史必須先明白，你們學《論語》有感想，但是空洞，吾也有感想，卻如身臨其境。從前吾在內地，民國三年袁世凱以後，南北割據，民國就分南北，各省獨立，有如周家」，像周朝（周家）一樣，裡面各據一方，各自獨立，周天子只是一個空殼。民國三年袁世凱以後，南北軍伐割據，民國分了南北，各省都獨立了，「內戰打了五十年」。「北方有日本在後面挑撥唆使，南方有英美在後面挑撥唆使，打得無兵餉，就借外債，讓自家人打自己人，總是外國人得便宜。所講的這章經文，吾如身臨其境，不是聽故事。事到如此，不打也不行，想後悔也遲了。後來日本打中國，又偷襲珍珠港。必須會選擇，到時靠誰都不中用，大家要學見識，這一段完全是歷史。」

「所有魯國政治，由三家把持，魯君空殼子沒有用，凡幹政治都是三家的臣子，並不是國家的臣子，如民國初年各地不聽中央。」

周朝此時魯國以季氏最霸道，做官都是做三家的官，孔子弟子出來做官也是如此，這種官難做。」

「國家有宗廟，有社稷，有注解說，社、稷各有壇，天子曰大社，諸侯曰國社，大夫也有社無稷，這是王夫之的注解。另外鄭康成的說法，社稷不分，有社壇無稷壇，到王莽才分社稷。這章說的是周朝，還但未到王莽時，所以王氏的說法並不是周朝的制度。」

『季子然問：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？』

「季子然為季氏大夫的子孫，名子然。這時仲由、冉求都在季家做官，季子然問孔子，仲由、冉求在我們季家為宰臣。言外之意是冉求、仲由此時是小宰，很不錯了，若孔子贊成，讓他們做大官如何？孔子對三家不滿，又了解自己學生的能力，如何回答？說話如唇槍舌劍，說錯就壞了事，一句話有一句話的吉凶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所謂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。現在台灣的亂，就是亂在言論、報紙，全世界也是亂在耍嘴皮子。」「今日時興講演」，現在很流行的講演，現代的名詞叫做名嘴，那講得是天下大亂了。「除非原子彈下來，否則亂不停。」這雪廬老人他的看法。

『子曰：吾以子為異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，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』

「孔子回答，不置可否」，不置可否，也沒有說好不好，孔子回答，他說「我以為你今天來問我，以為有什麼奇異特別之事，不過是冉求與仲由，問他二人，這是什麼大事。你問做大官的事，孔子答大官應如何如何，他們二人可以不可以用，你自己裁定吧！」你自己去斟酌、去裁定。這是孔子的回答。

「所謂大臣以道事君，以道治國。中國的治國之道，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貫的辦法，民為邦本，就是要以仁義、五倫治民，〈禮運大同篇〉就是治國家的大道。君必須靠臣幫忙辦事，用治國愛

民的方法愛民，人民自然會保護國家，有民此有財，財散則民聚，以道事君。若君不聽，要委曲宛轉勸諫，三諫不聽則去，再說國君就討厭了，例如伍子胥的勸諫，被吳王殺了。三諫不從，不可則止，如何止？」「原先是以道治國，君不聽就要亡國」，君王不聽勸諫，不以道來治國，那這個國家必定亡國，做臣子的，「我不能陪你亡國」，勸三次不聽，就可以離開了，「就可以離去」。這是做臣子的責任。

「領薪水，若敷衍了事，自己嚥不下去。雖有錢可領，若國君不聽人的勸諫，就可以走。更有錢不要而不走的人，雖然不能合謀，也不離去，他要為君盡義務，這種人並不是怪人。這種人對得起國家，只是國君自己不聽而已。孔子如此說，恰到好處。」

『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』

「現在仲由與冉求可謂具臣矣，具，備具，聊備一格。他們現在所幹的正是這一套。當臣子辦得恰到好處。」

『曰：然則從之者與？子曰：弑父與君亦不從也。』

季子然聽到孔子的回答還不開竅，「仍然再問，那麼叫他如何辦，他們就會如何辦嗎？」這是季康子再問了，那如果叫他們如何辦，他們就會如何辦嗎？「這是改問他們服從不服從的問題。季氏獨霸一方，有篡位的意思，孔子答說：但是要看所服從的是什麼事，若要他殺父殺君，他們也不會跟隨去辦。」

「孔子不明說，意在言外。這二人在季大夫家做家臣，到中央去殺父殺君嗎？殺父殺君是三家，你們三家若辦殺父殺君的事，他們就不幹。」這是孔子意在言外的一個回答，回答恰到好處，這些都是我們學習的地方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